

# 沪语童谣唱流年 ◆ 沈顺南

## 弄堂记忆

辰光过得飞快,童年已经变成记忆里个一片模糊,但是只要想起沪语童谣,老早上海弄堂里个烟火气、筒筒单单个快乐,立刻就想起来了。从前个上海,弯弯曲曲个弄堂就是小囡们个游乐场。朗朗上口个童谣,陪着一代代小人长大,是记忆里最好听个歌声。甭点随口就能哼上几句个小调,藏着童年无拘无束个欢喜,裹着弄堂里浓浓个市井温情。我印象最深个,就是满烟火气个《笃笃笃,卖糖粥》,甭首童谣真是刻辣骨子里、最鲜活个弄堂声音。

“笃笃笃,卖糖粥,三斤胡桃四斤壳,吃依肉,还依壳,张家伯伯,请依开开门,问依讨只小花狗。”“笃笃笃”个声响,是卖糖粥个小孩敲竹梆发出个。挑仔两只木桶,走街穿巷个卖粥人是当年弄堂里再寻常勿过个身影。香甜个糖粥,喷香个胡桃,再配上“三斤胡桃四斤壳”个幽默唱词,

辣物资供应困难个日脚里,寻常百姓就用甭点风趣化解生活个平淡,字字句句是实实在在、爽朗又有人情味个市井光景。

还有一首生动有趣个《哭烛包》:“一歇哭,一歇笑,两只眼睛开大炮。一开开到城隍庙,城隍老爷哈哈笑。”短短几句话,活脱脱写出小囡喜怒勿定、天真烂漫个样子。哭一阵笑一阵,既没半点修饰个童真。弄堂里个小朋友凑辣一道,就拿甭首童谣互相打趣。那些转眼就忘个哭闹,还有肆无忌惮个欢笑,侬成了童年里最可爱、最难忘个片段。

勿少沪语童谣,还搭弄堂游戏分勿开。大人小人席地而坐,手拉手玩“摇摆坐船”,一边轻轻摇身体,一边轻声歌唱:“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。外婆住辣长生桥,糖炒栗子呱呱叫,吃得宝宝哈哈笑。”小姑娘跳橡皮筋个辰光,踩着节奏一道唱:“马兰花,马兰花,风吹雨打侬勿怕,勤劳个人在说话,请依马上就开花。”

辣弄堂里白相,突然落起雨来,小囡们一边嘻嘻哈哈往屋檐

下奔,一边齐声喊:“落雨喽,打烊喽,小八腊子开会喽。”清脆个童声,连下雨天也变得热闹热闹。白相“官兵捉强盗”分出输赢,输个一方伸手受罚,赢个人轻轻拍下去,两个人一道唱:“本来要打万万记,现在辰光来勿及,马马虎虎打三记,一两三。”简单个游戏配上顺口个童谣,整座弄堂侬飘着自由自在个快活。

还有一首句句带“八”个童谣:“从前有个老伯伯,年纪活到八十八,早上八点钟起来,乘了八路电车,跑到八仙桥,买了一碗八宝饭,一共用了八块八角八分八厘八毫八。”一连串数字配上顺口个腔调,再加上上海闲话里“伯”和“八”读音相似。为了增加难度,要拿迭个“八”读成功趣味十足。

甭眼带着吴侬韵味、好唱又好听个童谣,是阿拉迭个一辈上海人园辣辣心底个美好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  
微信扫码关注视频号

## 灶披间

# 吃一碗咸菜豆瓣汤 ◆ 沈一珠

一碟咸菜配一碗白饭有时就是人间至味。讲到咸菜,上海人有句老段子,阿拉从小听到大。

有人去宁波人家做客,到了饭点,宁波阿娘格外热情,执意留饭,开口一台子小菜:咸鸡、慈姑、肉,蛋搡搡(打蛋),小菜既搞,白饭吃饱。客人一听斜气捂心,介许多小菜还讲既没小菜,宁波阿娘客气。结果,阿娘端上来一碟雪里蕻咸菜、一碗白饭……

原来是阿娘个一口宁波方言带来个误解:咸菜(咸鸡)自家(慈姑)搡(肉),蛋搡搡(淡刮刮),小菜既啥,白饭吃饱。宁波阿娘真个既没骗依。其实摆辣从前俄肚皮个辰光,一碟咸菜一碗白饭就是人间美味。就算是摆辣现在,酒足饭饱之后,吃一碗咸菜泡饭,既能解腻又能醒酒,是一碗人间清醒。

小满节气过后,天热起来了,又闷又潮。孵辣屋里,勿光空调已经要开除湿模式,人个胃口也



有点搁牢,迭个辰光,顶好吃一碗咸菜豆瓣汤配一碗白饭,假使再腌一碟香糟大虾就更加好了。

所以早上走过迭家熟悉个小菜店,哦哟,店外头新搭了棕白条纹个遮雨棚,既可以遮阳又可以避雨,对顾客侬是斜气友好个;看见低头坐辣打游戏个小老板,脚

旁边堆仔一筐大蚕豆,顿时就想起了豆瓣咸菜汤个味道。叫伊称了2斤左右,选种烧葱油蚕豆勿来三了,剥出来烧豆瓣汤顶好;咸菜是前两日买个宁波减盐咸菜,切碎个,茎与叶个比例适中,还淡刮刮,(烧前头)用勿着事先泡水;大热天来了,备一点辣灶披间里,炒点毛豆、肉丝甚至蒸鱼,侬是提鲜去腥个必备配料。

咸菜豆瓣汤做法:

豆瓣下锅焯水,捞出过冷水,去掉豆腥,颜色也能保住碧绿。起油锅,下咸菜、葱姜一同煸炒,炒出香味。倒入高汤或清水,烧开后煮两分钟。放入焯好个豆瓣,再煮两分钟,等到豆瓣微微绽开就可以了。咸菜本身有咸味,盐一定要少放;加少许糖提鲜,撒上一二点白胡椒增香,就能出锅了。盛上一碗热乎乎个白饭,搭配着吃,滋味绝佳。

最后悄悄讲一句,吃中餐最要紧个诀窍:一定要趁热吃!

## 沪语趣谈

# 借字记音“掬”作“剑” ◆ 叶世恭

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,当找不到既有的文字时,古人会假借他字权作记音。在还原这些假借字的过程中,利用方言中的古音,会是个便捷的方法;譬如明末周亮工《书戚三郎事》中“剑儿出”三字,用沪语读出就更容易理解。故事说的是张将军为成三、戚三郎两人相互鬻身赎妻的事迹所感动,放弃之前索要的赎金,只需过继戚三郎幼子为嗣即可放人。得到应允,张将军“举儿入室,遍拜所亲;已复剑儿出,衣冠焕然”。其中的“剑”即沪语中的“掬”字的谐音字。

上海人常用的“掬”字的基本含义是扛、举、驮、抱,譬如说:“手掬起来(举着手)”“掬袋米跑了飞快(扛

着米袋飞跑)”。还有听来并不陌生的熟语:掬牌头(举他人名牌)、掬末梢(顶扛罪过)、掬轧车(附从吃局)等,旧上海另有一班买卖生意居间者,更以“掬客”之名广为人知。然而,这个“掬”是最早见于明代的后起字。更早时候读若沪语 qian,意为“扛、举、驮、抱”的字是以什么形态出现的呢?

首先是没有提手旁的“肩”。肩,原本兼有扛、背、负的含义。《左传·襄公二年》:“郑成公疾,子驷请息肩于晋”;明代伍福《莘野纂闻·终南勇士》:“俄有勇士以铁杖肩二物,前一虎,后一鹿,矫矫而归”;明代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:“净军肩一粪桶并杓超过前而去”;说到的“肩”都是承担、背负、肩扛的意思。然后是“掬”。汉代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:“捷鳍掉尾,振鳞奋翼”,挺举着鳍和尾的意思;宋代字典《集韵》明确:“捷,

举也,渠言切。”其三是“擗”。唐代《唐韵》及后来的《集韵》《韵会》都有收录。到了明代,《吴音奇字》将“擗”注为:“音掬,驮物也”,“擗”已然归入“奇字”范畴,且以更通俗的“掬”为注音。

相比较“捷、擗”这些冷僻字,“剑”似乎更加亲民些,在“掬”字问世之前,也确有用“剑”表示扛、举的记载。春秋战国时《礼记·曲礼》说与孩童相处的礼仪为“负剑辟谣之,则掩口而对”;这个画面就是:偏过头去,一手半掩着嘴,对背负的孩子轻声细语。

等到“掬”字横空出世,其以提手会意、肩字形声的鲜明特征,迅即受到青睐并被广泛应用。然而这个使用已久的“掬”字现已归入方言,不再多见于普通话中,所以当“剑”这样的谐音假借字出现在古文献中时,倒是熟悉沪语等相关方言的读者更易理解。

## 老里八早

我小辰光住辣海伦路瑞康里,走到海伦公园只要三分钟。当年公园里有一条“勇敢者道路”名气响得勿得了。对阿拉上海小囡来讲,尤其男小囡,甭搭就是最闹猛、最扎劲个白相天堂。

每到礼拜天一早,公园门口就排起长队。人还玩没进去,心早就飞到勇敢者道路了。第一关要趴辣地浪钻铁丝网,宽宽个铁网铺辣地面,小囡整个人贴牢地皮,一点点往前挪,就怕衣裳拨铁丝网钩破。钻出来拍脱身浪向个灰,好比打赢一场仗,心里老得意个。

再往前就是独木桥,狭格格个,走上走去心浪向突突跳。还有铁索桥,摇摇晃晃立勿稳,双手抓牢铁索,脚下踩稳木板,一步步挪到对面,满头大汗,却笑得邪气开心。

沙坑旁边个悬梯最考手劲,两根铁索吊牢一排横木,大家像小猴子一样荡来荡去往前挪。手劲足个,一口气能来回好几趟;撑勿牢个索性直接往沙坑里一跳,沙地软笃笃个,一点也勿疼。旁边还有两部迷彩坦克,车身画着红五星,小囡从底下钻进去,再从炮塔爬出来,个个想象自家就是解放军战士。

弄堂里有邻居家小囡叫大头,个头比别个小囡大出一圈。有一趟大家白相“捉强盗”,阿拉身子瘦小,头颈一缩,侧身就从铁栏杆缝里钻出去了。大头也想学样钻,哪晓得头硬生生卡辣当中,进也进勿进,出也出勿出,急得哇哇大哭。阿拉几个小伙伴一道用力扳栏杆,喊一声“嗨”,栏

杆扳开一点空隙,大头总算顺势滑了出来。刚刚还哭得眼泪汪汪,一脱困立马破涕为笑。旁边一位阿姨看辣也夸伊,讲甭小朋友倒是蛮勇敢。

还有个邻舍小囡,绰号叫“小老鼠”,从小身子弱,胆子又小。头一趟来公园,啥物事侬勿敢白相。看大家玩得热热闹闹,伊慢慢也鼓起勇气尝试。走独木桥抖抖豁豁,足足走了五分钟;爬悬梯爬到第三根横木就跌了下来。但伊跌了再爬,一趟勿行再来一趟,久而久之,胆子大了,身子也结实了。后来伊插队去了东北农场,有一回看见小囡落河,想也没想就跳下去救人。想起来,当年海伦公园里个“勇敢路”对培养伊个勇敢正直也是有作用个。勇敢勿是天生啥也勿怕,而是哪怕心里慌,脚步仍旧朝前走;也勿是受了痛、受了委屈勿会哭,而是哭过痛过,揩干眼泪往前冲。

有辰光想想老早,阿拉小辰光放学,自家背书包走回家,白相也是搭伴到处跑,跌跤了就自家爬起来。再看看现在,勿少小囡放学,阿爷阿娘贴身保护,还要帮忙背书包。日脚是安逸了,却少了当年摸爬滚打个野趣,也少了独自面对难处个胆量。

从前个勇敢者道路,闯个是眼前个障碍,练个是筋骨,磨个是心性。那段风里跑、汗里拼、吃苦也硬撑个童年辰光,永远留辣阿拉心底,闪闪发亮。甭份精气神,才是我最难忘个回忆。

# 淀浦河边忆往昔 ◆ 周爱民

## 茄山河

老友搬去新小区,喊我去伊屋里坐坐。伊讲淀浦河就从门前流过,两岸景致交关好,学堂还常常组织学生到甭搭春游。

吃中饭个辰光,老友指着台子浪个爆鱼、红烧甩水讲:“迭条青鱼,就是我昨日从淀浦河里钓上来的,差勿多有二十斤重。”我勿由得感叹:“真顿结棍,河水清,鱼也长得大。”

吃好饭,我陪老友走到百米开外个淀浦河边。清风徐徐,河水微波荡漾,花香阵阵,树叶沙沙作响,鸟儿飞来飞去叫个勿停。步道浪游客慢悠悠散步,河边还有几个人垂钓,对岸一群阿姨正辣跳广场舞,斜气闹猛。

阿拉两家头呼吸清新空气,听听鸟鸣,闻闻花香。忽然听见旁边一对祖孙辣辣聊天。穿校服个大眼睛小姑娘摇着白发老人个手问:“老师讲淀浦河全长46公里,老早叫蒲汇塘,1971年才改名叫淀浦河。阿爹,依以前参加过开挖甭搭河,阿好讲拨我听?”

老人七十多岁,一口本地口音,笑着答应下来:“挖河是1976年冬天,当时政府动员了十几万民工。埃歇辰光我刚过二十岁,还是青年突击队队长。当时既没啥机器设备,侬靠人力。每人一根扁担、两只竹畚箕再加一把铁锹,一趟要挑百来斤河泥,从河底一步步爬上十来米高个河岸,倒脱再回头

继续挑。”

小姑娘又问:“一天要跑几十趟,实在太辛苦了。阿爹,依是勿是辣挖河工地浪认得阿妈个?”

老人摸摸伊个头笑说:“是个呀。当时天寒地冻,地皮冻得硬邦邦,挑担走辣路浪脚底板痛得勿得了;太阳一晒,地浪又变成烂泥塘,只能穿仔高筒套鞋做生活。我向来冲辣最前头,队里个小伙子也个个卖力,从早做到夜,夜里头沾到枕头就困着了。依阿妈辰光是赤脚医生,勿少小伙子侬欢喜伊。后来我腰受了伤,伊天天帮我敷药,还偷偷送辣红烧肉拨我补身体。一来二去,阿拉就走到一道了,讲起来淀浦河还是阿拉个大媒人,真个是因祸得福。”

老人讲完,眼角带着笑意,小姑娘也咯咯笑起来,我搭老友忍勿住,跟着一道笑了。

阿拉走上前,对着老人竖起大拇指: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现在个淀浦河既能排涝、灌溉、行船,还串起了一大片风景,依实在是有功之人!”

老人憨厚地摇摇手,望着河面讲:“侬是应该做个,好汉子勿提当年勇咯。”

暖阳下个淀浦河水流平缓,波光闪闪。成群鹭鸟有个立辣河滩浪,有个飞辣天浪向。两只白鹭贴着水面翻飞觅食,姿态轻盈,好像一对翩翩起舞个搭档。